



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现实诊断 与改进路径

雷迪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提升现代职业教育水平,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我国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中出现了一些维度缺失,应从注重微观评价、强化主观评价、凸显个性评价、重视形成性评价、审视学生评价这些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提高高职教育质量,走出“次等教育”困境,增强教育方面人民的获得感。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育质量评价;评价维度

中图分类号: G71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9) 04-0039-04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建立科学多样性的评价标准,扩大质量评价参与度,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教育质量评价是“指挥棒”,它指导着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坏,因而对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也成为检验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质量的重要方式。

一、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

与普通本科教育不同的是,职业教育不仅强调受教育者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且通过人才产品的输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1]。本文涵括的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源于官方文件、学术研究、现行方案及民众的理解等4个方面。

(一)官方文件界定

教育主管部门为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发展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质量的文件。2006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课程建设和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和创业能力作为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18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提出了“五维质量观”,具体为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由此可见,宏观教育质量评价的内容,从课程、专业逐渐发展为学生、学校、政策、国际化及服务五个方面。

(二)“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

泰勒(Tyler.R.W)在著名的“八年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教育评价的概念,他将其解释为“教育评价过程在本质上是确定课程和教学大纲在实现教育目标程度的过程”。^[2]它通过教学及课程与教育目标的关系来评价教育质量。20世纪60年代,克龙巴赫

收稿日期:2019-04-30

作者简介:雷迪(1991-),女,湖北天门人,硕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Cronbach.L.J)等人把教育评价的内涵阐述为“搜集和报告对课程研制有指导意义的信息的过程”^[3]。我国学者陈玉琨倾向于将教育评价定义为对学生学习进步和变化的评价,不仅包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也包括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个性素养等方面的评价^[4]。从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对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理解为,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起积极意义的过程。

(三)现行教育质量年报内容

多数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为学校概况、发展成效、学生发展、教学改革、国际合作、服务贡献、政策保障及展望几大版块。大体上涵盖了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

(四)民间认可教育质量评价指标

民众理解的教育质量一般通过外在可见的毕业生的月收入、学校的就业率、高考招生分数、排名机构公布的排行榜等指标来衡量。新闻媒体的报道率、用人单位的口碑等也是影响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方面。尽管在学理上有所偏差,但不可否认这些指标是衡量高职院校教育质量水平的直观指标。

二、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现实诊断

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应切契合高职教育本身的特点,考虑高职教育是否满足受教育者需要,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否能够实现个体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达成,能否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目前,高职教育质量评价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微观质量评价弱化,主观质量评价不足,内适、个适与外适性质量评价不够,输入与输出中过程质量评价虚化,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不足等方面。

(一)微观质量评价弱化

关于高职院校质量评价多是借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概念,或是直接借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长期处于参照本科教育办学的状态,课堂教学为主,动手实践不足,缺乏职业教育的特色。基于这些历史原因,导致教育质量在宏观与微观质量评价维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由于人才培养过程的不可控性、教育教学效果的不可测性和质量表达的滞后性等特点,某些学校对教育质量评价采取“虚化”处理。拿毕业生就业率来说,就业率是辅导员和高职教育一线工作者牢牢守住的红线,因此从宏观上看,就业率数据非常高。但从微观上来看,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与自身能力兴趣是否吻合等,则是个未知数。

(二)主观质量评价不足

主观质量评价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学生学习效果、教育过程和教育环境的评价上过于注重客观量

化,强调测量和评估工具,建立多层级的指标体系;或是简单照搬企业管理的方法,强化标准和计分方式^[5]。忽视了教育质量中“人性化”的一面,片面强调评价指标的量化为,以科学性遮蔽意义性,以手段代替目的,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性^[6]。实践中追求效率导向的简单分数和等级评价机制,无法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受教育状况,更不能使学生得到恰当的反馈,导致对教育质量评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挑战。

学生具有能动性,教育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因而在教育质量评价上,考虑学生的主观自评及教师的主观评价是必要的。况且教育质量中的育人环境、精神风貌等不适合用简单、量化的指标来评价。

(三)内适与个适性质量评价不够

陈玉琨根据高等教育的功能及满足主题的不同,将教育质量观分为外适性质量观、内适性质量观和个适性质量观三个向度。外适性评价强调高职院校教育质量必须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能深居象牙塔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内适性评价主张职业教育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个适性评价强调教育质量活动要适应学生个体需要,要求教育质量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现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中,政府主导的外部评价压倒一切,压制了高职教育质量的内适性和个适性,不利于凸显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难以体现出尊重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四)输入与输出过程质量评价不足

1970年,Astin提出IEO模型,即“输入Input-环境Environment-输出Output”模型^[7]。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输入质量是学生的生源质量、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软硬件质量,是职业教育质量的基础和前提。输出质量是用用人单位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最广泛接受的是学生素质、学生作品、教学成果等方面的质量。

在关系到人的领域,人品、人性、道德等深层的话题,很难测量甚至表现出来,因而对学生教育效果的评价也具有长效性、内隐性和不确定性。

(五)学生学习质量评价维度

教师、学生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对教育过程、教育影响和教育效果有切身的体会,尊重他们的自评及评价是必要的。然而,较长时间以来,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主体主要以高职院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高职院校内部党委行政的职能部门为主,评价的方式多为上级对下级的单向度的总结性评价,学生或教师的主体地位被遮蔽。在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中,不论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还是考试测验评价中,学生只是作为检验教育效果评价对象或者评价教师教学过程的参与者;教师的教育过程和教

育影响是上级部门考核的重要内容，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缺失。

三、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改进路径

评价维度是衡量大学生教育质量工作的标尺，不同的评价维度就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由于任何一种评价方式都无法准确地体现和衡量教育的真实水平和效果，因此在对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中，我们应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评价对象的整体状况，拓宽评价的维度。

（一）注重微观评价：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高职院校在具体的实施中应注重根据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根据所处环境因地制宜。在评价体系中，应充分考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来制定评价方案。以国家的大政方针为依托设立评价目标，结合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的定位以及高职院校所在地制定最适合本校实际的评价方案。教育的最高追求就是让学生接受适合自身的教育。以每位学生的天赋和志向为依据，建立多样化的、适合不同个体的教育，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提高教育的微观质量。

（二）强化主观评价：教育自我建构的过程

高职院校和上级机构是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客体是指评价的对象，即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让学生参与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价不仅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也能提高学生的自尊与自信。因为参与评价为学生提供的不只是一种学习机会，更是一种责任，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学校生活中，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偏少，缺少必要的话语权。学生的受教育质量受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种因素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层次性、差异性，在教育中也要充分考虑他们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自评，充分考虑到学习是学生主动地、积极地自我建构的过程。

（三）凸显个适性评价：发掘学生潜能

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就业导向，服务于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这是职业教育外适性质量评价的要求。有数据显示，在中国 7000 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到 60%；中级工为 35%，高级工为 5%。在德国，高级工占比 35%—40%^[8]。坚持专业需求与产业发展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不断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的标准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估体系。高职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将职业技能和素质传授给他们之外，还应赋予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走向“大国工匠”之路。

（四）重视形成性评价：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输入评价与输出评价强调把学生放入到整个发展过程的评价中进行考察，对取得动态发展过程的表现作出评价，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和符合实际。考虑到教育效果的滞后性，在实际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运用系统的方法，把学生前期的素质作为输入状态、中间教育作为转化过程、最后是教育输出的结果，看成是一个闭环的链条，把前一个阶段的输入的结果，作为学生下一个阶段思想水平提高的逻辑起点，通过螺旋式的上升，循序渐进地推动学生思想水平的提高。如果把教育发展过程比作一个由多级组成的阶梯，那学生犹如阶梯上的一个球，教育的目的正是把小球推向更高一级的阶梯。输入评价和输出评价有机结合，纵向比较学生的状况，掌握比较全面的信息，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五）审视学生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功能

高职教育的核心仍然是教书育人，以学生的自我建构为前提，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是评价高职教育质量最直接的维度。高职教育推行的现代学徒制提倡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去看待评价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出高职院校的问题是重教书轻育人、重技能轻素质。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仍然以教学为主要手段，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和学校的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对教师素质、教学过程和质量关注较多。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学生是教育发展的内因，教师、学校外部环境是外因，对学生的发展起间接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学校和教师的功能，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教师也不能解决学生身上的所有问题。所以对教师的考核也不应完全以学生的打分作为唯一依据。

工业 4.0 时代，机器化、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要求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具备专业知识、熟练的技能及较高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因此，必须切实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以评促教。从宏观与微观质量评价、主观与客观质量评价、外适+内适+个适质量评价、输入与输出质量评价和教学与学习质量评价等五个维度进行诊断高职教育质量，将高质量发展贯穿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全过程，用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参考文献：

- [1] 朱德全，徐小容.协同共治与携手共赢：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生成逻辑与推进机制[J].西南大学学报,2016,(4):74-85.
- [2] 拉尔夫·泰勒,罗康.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85.
- [3]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评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64.

- [4] 陈玉琨.教育评价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86.
 [5] 壮国桢.回顾·现状·回归:高职教育质量建设思考[J].职教通讯,2018,(19):8-13.
 [6] 李春华.论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15-17.
 [7] 罗英姿,陈小满.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基于学生发展相关理论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2): 171-178.
 [8] 刘景忠.现代职业教育要抓紧就业导向 [N]. 中国教育报, 2019-03-09.

[责任编辑:陶济东]

The Realistic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Educational Quality Evalu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EI Di

(School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han Polytechnic, Wuhan430074,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high-skilled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sound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some dimensions miss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It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focusing on micro evaluation, strengthening subjective evaluation, highlighting appropriate evalu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formative evaluation, and examining student eval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ep out of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predicament and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in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dimension

(上接第 38 页)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Social Network Teaching Acceptance —based on UTAUT model

MA Hong

(Beijing Youth Politics College, Beijing100102, China)

Abstract: Social networks change the way education systems operate. Social networks build communities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facilitate knowledge transfer.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teaching in school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trend, bu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use of social network teaching. In this study, 568 teacher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Beij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integrat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re wer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between social influ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beta=.164, t=.453, P<0.05$), and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between facility condi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beta=.142, t=.1015, P<0.00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on social influ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was significant ($\beta=-.242, t=.290, P<0.001$).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was facility condition and user behavior ($\beta=-.645, t=.248, P<0.001$). Altruism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convenience and user behavior ($\beta=.356, t=.731, P<0.001$).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UTAUT; technical anxiety; altruism; vocational education